

再翻看冯建梅的人人网主页,发现已经大半年没有更新了,最新的状态还是今年1月份的一份有关毕业论文的分享。和所有2008级的毕业生一样,她完成了大学生涯中最后一份作业——毕业答辩。可是,由于罹患尤文肉瘤,冯建梅的论文答辩是躺在东台老家的病床上完成的。6月9日,南京中医药大学的3名老师受院领导的委托,驱车250多公里来到冯建梅的家中,为她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论文答辩会。陪伴她的除了病痛,还有3位老师与2位班级同学所带来的来自网络与现实社会的关怀。

□现代快报记者 曾恩 陶展 陈乾

三位老师,驱车250多公里,去完成一次特殊的任务  
一个瘦弱的女孩,躺在家中,期待交出人生中一次完满的答卷

# 病床上,一个癌症女孩的毕业答辩



三位老师在冯建梅的床前为她进行毕业论文答辩 本版均为网络图片

## 一场感人至深的答辩

### 病床上的答辩 学生很兴奋,老师却很紧张

“她躺在床上,瘦瘦小小的,我们都不忍心问问题。”

6月9日,三位老师特地驱车250多公里从南京赶往东台冯建梅的家中,接受她的毕业论文答辩。这是一场特殊的答辩会:学生躺在农家堂屋的床上,三位老师稍显局促地坐在一旁的板凳和椅子上,听答辩学生陈述论文观点并提出疑问。

“为什么选择了‘考试焦虑’这个课题?”坐在冯建梅旁边,听完学生的论文陈述之后,张小聪问了一个很常规的问题。“‘考试焦虑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,研

究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……”躺在床上的冯建梅那一天精神状态很好,努力在答辩老师面前论述自己的论文观点。问起事关四年学业检验的论文答辩,冯建梅笑笑,刚开始还有点紧张,不过越往后,心态就越平和,最终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。

相比冯建梅平和的心态,三位答辩老师似乎却很“紧张”。“她躺在床上,瘦瘦小小的,我们都不忍心问问题,问到的也都是些常规性问题。”张小聪说,虽

然建梅的病况并不影响说话,但眼看着她虚弱的身体,还是希望她能安静地休息。“身子弱,自然会不乐意说话,可建梅那天见到我们,很兴奋,状态也不错。答辩还是很顺利的。”

谈起建梅的论文答辩,另一位答辩老师李章龙说,“答辩大概进行了十多分钟,我们提了三四个问题,也是一般本科论文答辩的程序和要求。但在提问过程中,我们都很心疼建梅,尽量语气缓和一点,问题常规化一点。”

## 一个笑对病魔的女孩

### 爱笑的女孩罹患癌症

“一开始还是挺痛苦的,后来自己慢慢调节,也就看开了。”

冯建梅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她很爱笑。虽然久躺病榻,但这并没有磨掉她骨子里的乐观向上。“其实一开始还是挺痛苦的,后来自己慢慢调节,也就看开了。”现在说起确诊时的心情,冯建梅显得很风轻云淡,一副“过去了就不要提了”的样子。

冯建梅告诉记者,初现征兆是在2010年的下半年。当时她感觉下身有点肿,鼓起来了,但又不痛不痒,没别的什么感觉,也就没当回事。没想到到了2011年过年的时候,她开始觉得有点疼了,便去老家医院看病。一番检查后,医生就给她开了治疗骨头跌打损伤的药。

确诊是在2011年4月。回学校后,冯建梅觉得疼得厉害了,班主任张小聪觉得情况不妙,带着她去省人民医院检查,这才确诊是尤文肉瘤。“当初拿到化验单,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,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学校。打电话告诉妈妈我的病情,我一直哽咽着说不下去,妈妈也在电话那头哭。”

冯建梅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,父亲在外打工,母亲在家务农,家境贫困。从发病开始,整个治疗过程已经花费很多,家里欠债38万多元,脆弱的家庭难以支撑高额的医疗费用。

### 在化疗的痛苦中坚持学业

“当初是憧憬地走进校园,现在要完美地告别学校。”

虽然身患重病,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冯建梅的学业,她坚持完成了自己的大学课程,修满了所有的学分。“就是想为我的大学生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当初是憧憬地走进校园,现在要完美地告别学校。”她笑着说道。

由于肿瘤靠近中枢神经,做手术的风险很大,冯建梅只能接受化疗。而医院对她用药的剂量较大,以至于她承受的痛苦比其他的病人多。“每次化疗完,感觉就像要了一次命。之后的一周吃不

下东西,一直都在吐,简直就是不把胆汁吐尽不罢休。”即便化疗如此痛苦,她还是坚持边化疗边上课。2011年的下半年,她就在化疗-上课-化疗-上课中度过。

今年春节过后,冯建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,已经无法起床活动。大四的下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程了,她就放心地转回家休养。躺在床上,她开始琢磨怎么完成她的毕业论文了。

### 同学说她乐观又坚强

“我们平常有时候短信、电话沟通,她只会说瘦了一点,有点痛。”

“乐观”“坚强”几乎是所有认识冯建梅的人对她的评价。平常和她关系要好的朱姗姗同学在冯建梅答辩时,也随着老师一起来到了她家里。“还没下车我和另一位同学就开始问叔叔阿姨‘建梅在哪儿’,一听说在房间里,我们俩立马就下车奔过去。”朱姗姗说,建梅就躺在堂屋靠近门口的地方,一进门就见到她,却感觉已经认不出来。“前一晚上建梅给我打过电话,特别高兴第二天能见到我们,漫不经心地说起自己瘦了一点,我也没在意,亲眼见到时真感觉心疼。因为吃不了多少东西,她瘦得都只剩骨头了。”

在论文答辩之前,三个姑娘凑在一起,叽叽喳喳了好一段时间的“小会”。“就像是回到以前一样,我们一起说说八卦、聊聊烦心事,说一说彼此的近况。”朱姗姗说,建梅说起自己的伤痛永远都是风轻云淡地一笔带过,丝毫都不想去影响到其他人。“我们平常有时候短信、电话沟通,她只会说瘦了一点,有点痛。答辩那天聊天,她跟我们说她最近听了一些广播,我们告诉她班上同学们的近况,和她分享我们在实习中的遭遇。”

“两位同学还带去了不少同学的祝福,特别是以寝室、个人名义手写的明信片让冯建梅很高兴。”李章龙老师说,答辩当天在冯建梅床边,老师和同学都拿出手机,给建梅念同学们在人人网、微博、校园论坛上对她的祝福。“挺感人的,希望能带给她一些安慰。”

## 心疼她的老师

### 原来肉嘟嘟的她现在已认不出了

“春节前,我还和她合过影,那时候的她气色还不错,这次见到完全认不出她了。”

再回看当时冯建梅答辩时的照片,依然能从她凹陷的脸颊上寻到光芒,那是来自注视自己毕业论文时的眼神,充满期待与渴求。不过,再看她已经瘦弱得只剩骨头的躯干,则让人既心疼又绝望。可就是这副瘦弱身躯,却坚持一定要像所有2008级毕业生一样,完成毕业论文答辩,完满地毕业。

“当你亲眼见到她时,会觉得更瘦弱。”冯建梅的班主任、也是此次答辩老师之一的张小聪谈起自己的学生,口气里满是心疼。“春节前,在她回老家之前,

我还和她合过影,那时候的她气色还不错,这次见到完全认不出她了。”张小聪说,在他此前的印象里,冯建梅有着肉嘟嘟的脸庞,活泼又要强。

“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,她不光在学校里勤工俭学,在外面也接了不少兼职,但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,十分坚强乐观。”张小聪说,冯建梅这个病被查出来,也是因为她在饭店端盘子时腰痛有所察觉,“起初以为是劳累所致,后来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患了尤文肉瘤。”

在今年春节前,冯建梅都还

是呆在南京接受治疗,老师和同学们也都会经常过去看望她,给她带去一些帮助和安慰。“她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,家境非常贫困,从突然发病开始整个治疗过程花费了30多万元。学院组织了好几次爱心捐款活动,一共筹了2万多。”

另一位参与冯建梅论文答辩打分的李章龙老师介绍说,“医疗费能报销个15万,学院考虑到她的家庭经济情况,准备把她此前通过助学贷款缴纳的学费也减免掉,尽量减轻她家庭的负担。”

## 躺着写完论文

### 一笔一笔地写,再让弟弟录入电脑

“因为肿瘤长在腰上,她没法坐起来,就躺在床上侧身用纸和笔一点一点记录下她的毕业论文。”

在指导老师杜文东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,冯建梅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毕业论文。但对她来说,这还不够,随着毕业时间的临近,她时刻惦记着论文答辩的事情,“毕业论文都完成了,不参加答辩多不甘心啊。既然都坚持到了现在,我一定要和同学们一起毕业。”“看到老师来的那一刻,感动中还带着点激动。大老远的,老师就为我一个人而来,能不感动吗?”她笑着说道。

不同于身为班主任的张小聪,李章龙平常与冯建梅接触不多,可这一次冯建梅坚持完成毕业论文答辩的行为着实感动了他。“她的论文真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,因为肿瘤长在腰上,她没法坐起来,就躺在床上侧身用纸和笔一点一点记录下她的毕业论文。”

因为家里还有个弟弟在盐城上学,每次弟弟周末回家时,冯建梅便会让弟弟把她的文字

稿输入电脑,然后发送给指导老师,一来二去地修改,最终形成了她的论文。“冯建梅跟指导老师大多是电话沟通然后再做修改,顾及身体原因,最后的成稿还是同学们帮助她做的校对。”李章龙说起论文这件事还是万分感慨,“此前院里都是叫冯建梅放宽心养病,学院一定会安排好她毕业这件事情。她也没想到我们会去家里给她答辩,但从一开始,她就是尽心尽力准备的。”

## 我有3个愿望



重病的冯建梅笑容依旧灿烂

冯建梅对于自己的病情虽然清楚,但倒也乐观。说起对未来生活的憧憬,躺在床上的冯建梅面带微笑向记者表达了三个愿望:

- 1 向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同班同学问好!“希望他们毕业后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。祝同学身体健康、和和美美、快快乐乐!祝自己的闺蜜找到好的老公,幸福安康!”
- 2 向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张小聪致敬!感谢他多年来对她的关心厚爱。“愿张小聪早日成家,生个大胖小子!”同时,向南京中医药大学所有关心和支持她的大学领导和老师问声好!“您们为我辛苦了!”
- 3 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,“为社会服务”。不负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,“愿我的爸爸、妈妈健康、快乐、开心!”